



红妆将军

纵使所有的记忆全失
你凛然俊朗的容颜
却始终烙刻在我心深处

台湾 朱 蕾

红发将军

朱 蕾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

【陕】新登字 017 号

责任编辑：张仪贞

淡淡花香系列

红发将军

(台湾)朱 蕾 著

*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

西安北大街 131 号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安康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 6 印张 128 千字

1998 年 4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 000

ISBN 7-80605-361-1/I·309

定价：9.80 元

楔子

冥界赫赫有名的红发左将军，最近被安和乐利、一成不变的平静生活磨得耐性尽失；体内不安于室、不甘寂寞的细胞又开始蠢蠢欲动，撕扯着他的躯体。

自从一年前随着冥王到人间界后，他发现这一年来，他竟有些想念那个混乱、有趣、充满不安与朝气的世界。

就是那股多变的生命力勾起了他的思念，现今的冥界太安静了，安静得就像随着冥王的忧郁而沉默。

等待是痛苦的折磨，冥王此刻正沉浮在漫长的时间河流中，等着将那一分为二的心再度补齐，再度愈合。

在这段时间内，冥王努力地治理着冥界事务，他则在一旁伺候着，随时听冥界之王的吩咐，只是时间一久，他又按捺不住想往外奔驰的欲望。

他是属于战争，但这并不表示他好斗，他只是喜欢享受生命跃动的气息。只有在捍卫自己的生命或理欲望悍，那爆发出来的力量才能打动他，让他全身振奋得想呼啸。

能使他激动的事除了战斗之外，就没有第二件了，

红发将军

有时候他会为自己如此冷漠的个性而心惊，但他没有办法改变自己，也许他注定该以杀戮过一生。

然而没有战争的岁月中，他该如何排遣自己心底的那股欲望呢？

贺贝里拂开额前红烈似火的头发，眼神阴沉地望着桌前的水晶镜。

镜中的世界，正是那个没有规律却乱中仍有序的大千世界。

第一章

向来宁静的高级住宅区内，传出杀猪般的尖叫声，其中一幢大宅内，一个年约十七、八岁的年轻女孩，被两名大汉一左一右给挟出大门，毫不留情地将女孩当成垃圾般地扔到马路上。

女孩愤怒地尖叫，后打着镂花铁门，叫到最后，她甚至用脚踹着铁门，发出震天的声响。

大宅内又走出一个中年妇人，冷冷地看了女一眼，将一只背包自门边丢了出来。

背包重重地砸到女孩头上，使得女孩再次扯一嗓门尖叫。

“痛死人了！死女人，您想杀人啊！”

中年妇女冷哼一声，下巴抬得老高，根本不理睬女孩的怒骂，转身走回大宅内。

“势利鬼，王八蛋，以为把我赶出来，本姑娘就会饿死吗？我呸！老太婆、江家修，你们给我记者，咱们走着瞧，我童无华和你们杠上了。”女孩用力喘着门，大声地叫骂。

远处传来警车的鸣笛声。

红 发 将 军

女孩一听，狠狠唾了口口水，抓起背包往反方向跑去，离开前还不忘骂了一连串三字经，极尽低俗污秽的字眼即使是成年男人都会脸红耳热。

她怒气冲冲地抱着唯一的家当，自后面的小巷逃离江家大宅。

“不要脸的东西！竟然叫警察来赶人，孬种，姓江的没有个好东西，既然有胆在外头生孩子，又没胆认孩子，干！”童无华一路上不断咒骂着江家。

那个自小让她冠上私生女、野种的死老头就连死了也想陷害她，说什么有钱可拿、有饭可吃，将她从孤儿院找了回去，谁知只有看尽别人脸色，听透众人冷言冷语，甚至连下人都当她是蟑螂般，只有厌恶、嫌弃，哪来尊重。在江家待的一个月，比她在那个三餐不继的烂孤儿院还痛苦，真是他妈的背透了。

“死老头，说死就死，连钱都还没到手就被人撵了出来，我看你死得能安心才有鬼！”童无华咬着牙咒骂，脚上一使劲，将一颗石头踢飞向前。

“哦！”一声短促的惊呼声，让童无华停下脚步，向前面一瞧，只见一个顶着红发的男子，蹙着眉、手捂着右脸颊。

“该死！不会这么倒霉吧！”童无华瞪着红发男子低声道。

她身现在只有几百元财产而已，若是充当什么治疗费，她可能就要流落街头，以天地为家了。

红发将军

反正是个红毛洋鬼，就给他来个水仙不开花——装蒜吧！

童年华迎上一双冷然的眼眸，不禁背脊一阵发凉。

她自有记忆以来，不知看过多少白眼、冷眼，但那种眼神向来只会让她怒火中烧，背脊愈挺愈直，哪像这个人，只看他一眼，她就想转身落跑。

惨了！这个人八成是个黑手党，就算是她这个自诩看尽人间冷暖、社会黑暗面的老江湖也没法抗衡。

“完了！才十八岁就翘辫子，算得上是早夭吧！可恨，便宜了那个老太婆，吃了我那份遗产还活那么长，老天真是不公平……”童无华喃喃自语。

贺贝晨摸摸自己被突如其来的石子划过的右脸颊，懊恼自己竟会被这种东西伤到，想他鼎鼎大名的左将军，竟连一颗小石头都闪不过去，只怕笑掉人家大牙，尤其是安培，寻家伙如果知道这件事，八成会自冥界赶上来，当着他的面大笑三声。

他冷眼盯着面前穿着怪异、头发染成好几种颜色的女孩，一张脸画得五颜六彩，看来既粗俗又叛逆，这就是人间界现在所谓的新新人美吧，真是奇怪的青少年想法。

贺贝里根本不将那女孩放在眼里，像那种一脸怨恨、愤世嫉俗的人，在他眼里没有值得注意的地方，何况她还不时嘟嘟囔囔，说一些令人皱眉的粗话。

他移开视线，将女孩排除在他的眼光之外。

红 发 将 军

童无华望着红发男子眼眸中出现的鄙视目光，因自卑而引发的自尊瞬间爆发。

“喂！你那是什么眼神，瞧不起人吗？你以为我是小太妹就不值得尊敬吗？是啦！姑奶奶我是太妹，怎么样，看不惯吗？”童无华摆出一副小太妹的模样骂人。

贺贝里本欲离开的脚不停了下来，他眯起眼盯着女孩，为她突来的不驯觉得诧异。

童无华见他没反应，心想是遇到个听不懂中文的外国人，本想再继续下去的表演，瞬间像泄了气的皮球，提不起劲了。

“算你好运，姑娘我不会‘阴沟里去’，否则包管你听得脚底生疮，耳里流脓。”童无华冷哼一声，仰起下巴，扭着腰，噤哩啪啦地踢着拖鞋走过红发男子的身边。

贺贝里盯着女孩离去的背影，向来淡漠无表情的脸，突然有了变化。

他轻轻勾起嘴角，露出一抹嘲讽的笑容。

童无华一远离红发洋鬼子，立即将那张冰冷无表情的脸抛向脑后，即使长得俊，没有一丝笑容生气的脸也不怎么好看。

童无华走到站牌，远远看着来了一部公车，她伸手招了招，谁知小猫两、三只的公车停也不停就呼啸而过，还附送她一脸的乌烟。

她简直是气疯了，不但江家人瞧不起她，外国人看

不起她，就连公车司机也狗眼看人低，好似她童无华是鬼魅，沾染不得，这世界到底是怎么了？电视上说的好心人全死到哪里去了？根本都是狗屁。

“你要我认命是吧！我童无华什么都没有，就是有骨气，我偏不教你如愿。”童无华仰头对大吼，眼神是倔强而不服输。

哼！没车坐，难道她不会用走的吗？

人有双脚，不走路要做什么？她就物尽其用，迟早会走离这个地方。

童无华开始走，边走边回收付着落脚的地方，第一个想到的是方情。

方情是她在孤儿院中唯一结交的朋友。

他们之所以能交成朋友是因为他们都有一副不愿屈服命运的硬脾气，也同样孤傲自负。

孤儿院的老师常说她和方情就像一枚铜板的两面。

她脾气火爆，受到委屈必定加倍奉还；方情则是内敛阴沉，不屑与人来往，除了她。

但本质上他们是相同的，孤傲自负，却因身世、环境的影响，个性中潜藏着沉重的自卑感，这使得他们对外的表现十分矛盾，阴晴不定。

童无华并不想去找他，她知道方情也不会光意见到她，太相似的人在一起，只会让自己痛苦，因为看着对方就像看到自己，所有的缺点暴露于无形，这对他们来说是不能忍受的事。

红 发 将 军

“算了，还是不要去吧！他的处境也没比我好到哪里去，本姑娘还是有点义气，不要去给他添麻烦。”

方情如今在车厂当黑手学徒，平时工作忙碌，晚上还得上补校，她去找他无疑是加重他的负担。成为别人的负担，这对童无华而言是可耻、丢脸的行为。

童无华趿着拖鞋，走过漫长的路途，终于来到一条狭窄简陋的小巷前。

“喂！小妞，找谁啊？”三三两两站在巷边的年轻男孩上下打量她，发出几声哨音。

童无华理都不理他们，迳自走进巷子，伸手拍着其中一扇木门。

“喂！你想找小红？好不住在这里了。”其中一个男孩说。

她冷声问道：“你知道她搬到哪吗？”

“她钓上一个老头，被寻头金屋藏娇，听说是搬到信义路去。”男孩嚼着口舌糖，抖着脚说。

童无华蹙起眉，低声骂道：“笨女人，告诉她多少次，拿自己的身体换钱最贱了，她竟然将我的话当耳边风，看我不揍她一顿才怪。”

“小妞，你一个人吗？要不要和我们玩玩？不管你爽死。”男孩眯起眼邪笑两声，几个人逐渐靠近她。

童无华冷笑道：“要玩，玩你们自己，本姑娘没兴趣。”

“哎哟，真狂，咱们问你是看得起你，否则你以为

红发将军

咱们兄弟来者不拒吗？”

童无华突然媚笑着走近带头的男孩，贴着他的身子娇声道：“这么说，我真该感谢你们的抬举了。”

男孩见童无华贴近，立刻欣喜若狂，没想到这妞儿如此简单就到手了。

但是他的笑容在看见一把亮晃晃的利刃抵着他的喉咙时，立刻垮了下来。

“你……你要干嘛？”

童无华将刀子抵着他的颈子，一手将他的手反扭到背后，冷声说：“这就是我表示感谢的方法，先割破你的喉咙，再把你那玩意儿割下来，如何？够不够慎重？”

“不！不……不要呀！”男孩颤声地说。

其他男孩见同伴被刀子抵着也傻了眼，他们没想到童无华竟会拿出刀子，而且十分轻松俐落地把玩着刀子，仿佛刀子是她四肢的延伸，技术高超极了。

“不要？是不要刀子？还是不要割？”童无华用冰冷的刀背划着他的瞬间。

男孩初刀背在脸上划来划去，吓得冷汗直流，讲起话来也开始结巴。“都……都不要，大……大姊，你要……要什么……小弟一定……定照办。”

“真的照办？”童无华冷笑着，“他们呢？也会为了你照办？”

男孩吞吞口水，瞪着那几个目瞪口呆的男孩说：

红 发 将 军

“混蛋！还……还不叫大姊！”

其他男孩们被他喝，连忙哈腰叫唤童无华。

“呸！本姑娘又不是大姊头，叫什么大姊，难听死了。”童无华嗤声骂道。

“是，大姊，不……不是大姊。”

童无华收起刀子，将男孩放了，“算了，懒得跟你们玩，我只是要让你知道，别以为女孩子好欺负。”

男孩们互望一眼，没有答腔。

童无华翻翻白眼，手上的刀子又开始来回舞动，刺眼的刀光吓得他们又往后退，立即大声回道：“知道了。”

听到回答，童无华才停止甩动刀子，神情愉快地离开。

这一场闹剧，将她近日来的鸟气全散了，不觉神清气爽。

直到童无华走了巷子，男孩们才吁了口气，彼此相望仍有惧意的脸色，连忙转移视线，尴尬地笑着。

被一个女孩拿着刀子戏开蝗事情，他们都有默契的知道绝不能外漏，否则丢脸的就是他们兄弟了。

童无华没有找到小红，她第二个也是最后的选择，很没志气的跟人跑了，看来她真的只有自力救济了。

她走到人潮最多的地方，靠在墙边搜寻着下手的肥羊。

嗯，左边那个胖子似乎油水颇多，瞧他一身名牌，

红 发 将 军

好似怕人不知道，还不时炫耀他手上那支钻表，是个好目标。

可是右边那个风骚的娘们似乎也不差，一身金光闪闪，十只手指头有九只戴满了金戒指，那一身名牌是好几万元一套的香奈儿。

童无华盯着这两个目标，一前一后，悄悄地跟着。

趁着人潮，她挤到胖子身后，双指一勾，胖子置于长裤后袋的皮夹便轻松到手。

她迅速地将皮夹丢进背包里，再朝第二个目标前进。

她将刀片置于掌中，俐落地一划，那个名牌皮包立刻变成废一只，钱包如探囊取物般简单到手。

两发皆中，童无华满意地从人潮中遁逃，跑进一条巷内准备盘点成果。

谁知却一头撞上一堵坚硬的肉墙。

她抬头一看，瞪大眼看着眼前的男子。

红发男子寒着一张脸盯着她。

童无华作贼心虚，连忙转身往回跑，却发现一转身，那巨大的身躯又挡在她面前。

“拿出来。”

童无华被他开口即流利标准的中文吓得又一愣。

这家伙竟然会中文，她被骗了。

“拿什么？”

“皮包。”贺贝里盯着她冷声道。

红发将军

童无华抱紧背包说：“你想抢劫找错人了，我全身上下不超过五百块，你应该找别人。”

贺贝里冷笑道：“我不要你的背包，我是要你自那两个人身上扒来的钱包。”

“谁是扒手？你少诬赖我。”童无华瞪着他。

“是不是扒手，检查一下就知道。”贺贝里面无表情地说。

“凭什么检查我的东西，你是警察吗？”童无华抱紧背包死不承认。

“不是。”

一听他不是警察，童无华立刻气焰高张，“既然你不是警察，就没有资格检查我的东西。”

贺贝里冷漠的眼神闪过一丝怒意，捉住她的手臂就往前走。

“你捉着我干嘛……放开我！”童无华觉得被他捉住的手臂就像被铁锁箍住般，根本挣脱不了，心里开始慌了起来。

“我不是警察，所以我们去找警察来检查你到底是不是扒手。”贺贝里的语调依旧冰冷。

警察？被捉去她就死定了。

“救命啊！非礼！非礼啊！”童无华扯开嗓门尖叫。

热闹的街道上，立刻有人围了过来，贺贝里没想到她会使出这招，不觉松了手。

红 发 将 军

就在他松手的瞬间，童无华用膝盖顶向他的肚子，接着又狠又猛地再补踹一脚，即使是贺贝里也因而痛得弯下腰。

在他恢复之前，童无华早钻进人潮之中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贺贝里捂着肚子，首次表现出愤慨的神情，他低咒道：“我贺贝里不捉到你，就把名字倒过来写。”

他伸直腰，瞪着旁观的人群一眼，吼道：“看什么看？走开！”

这一吼，看热闹的人群果真像退潮一般走光了，只剩下一个银发男子咧着嘴笑。

贺贝晨一见到他，原本就燃烧的怒火更加猛烈，朝着银发男子低吼，“你什么时候来的？”

安培眨着眼，笑得十分愉快，“在某人被一个飞脚踹到肚子的时候。”

贺贝里咬牙怒道：“你那时候就在，为什么不帮我捉住她？”

安培状似无辜地说：“我怎么可以捉她？如果我出手，不就成了色狼的同党？我可是冥界鼎鼎大名、威震方的右将军，怎么可以有这么难听的绰号。”

“安培！”贺贝里怒瞪着他，“你如果把这件事传出去，我绝不饶你。”

安培扬眉笑道：“这是你拜托别人的态度吗？”

“我不是拜托你，是威胁你！”贺贝里冷声道。

红 发 将 军

安培翻翻白眼，耸耸肩，“是，是，左将军的威胁，我岂敢不听？”

贺贝里这才别过头，努力恢复他的平静。

可恶！那个鸡冠头竟然敢揍他？她是他生平第一个想亲手掐死的女人，从第一次见面她就一直在破坏他的形象，而这一次竟还被安培看个正着，愈想就愈气。

“真是难得，你竟然会对一个小女孩这么凶，她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吗？”安培好奇地问。

“扒钱、说谎、侮辱。”贺贝里连声说。

安培笑了笑，“看来会让你这张扑克脸变形的，只有最后那一项吧！”

贺贝里斜睨着他说：“这一项就够了？”

“不够，不够！你又不是没被人说过更难听的话，只怕是她踹的那一脚，伤了你高贵的自尊吧！”安培嘻嘻笑，故意提起贺贝里的痛处。

“你少说两句，没有人会当你是哑吧。”贺贝里咬着牙道。

安培扬起浓眉，“少说两句可以，不过我只想知道左将军的名字真的要倒过来写吗？”

贺贝里冷着一张脸，瞪着他，“你听到的倒不少。”

“不少不少，都是挑重点听而已。”安培得意地笑了笑。

“我怎么写自己的名字与你无关。”贺贝里冷声

红发将军